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十七編

孤露佳八下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商務印書館發售

偵探
小說

(二) (俑) (案)

一冊二角半

秘魯愛國會中有戕仇之預報物。其名曰俑。癸倫及仇廉白二人。皆先收到一俑而後被殺。有某小說家及某偵探。百計調查。未得真犯及該黨匪名書發現。其事乃白。罪人亦入獄自經。案情詭怪。文筆明顯。

偵探
小說

(香) (囊) (記)

一冊二角

敘述一法人某。因犯案。使捕國事犯自贖。及潛入國事犯家。獲一香囊。見其眷屬。誠懇摯。心良不忍。遂慨然釋之。自投主教伏罪。乃國事犯之眷屬亦自行投到。并陳述法人某之義。主教皆免之。後并與其眷屬之妹。得諧伉儷。兒女英雄。足稱雙絕。

元(350)

中華民國七年七月
初版

(孤露佳人二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范 彥 矧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
長沙 寶慶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達縣
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
雲南 貴陽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第八章

喬治迫於母命。惟有服從。但可異者。來夫人向於查達威之言。皆鄙夷不聽。而茲事竟力從其議。深令人不能無疑。實則夫人因偏袒小特雷之故。遂欲喬治外出。不與己子同居。此種偏心。固不自今日始也。且夫人之恨查達威。亦恨非其正。以爲其父特雷。芙林之產。應授其子小特雷。蓋謂以法律論。小路勃特爲老人嫡孫。例當承襲遺產。但老人遺囑。既未載之。則遺產當授外孫而已。爲父之長女。論長幼之次序。己子實有承受外祖遺產之權。於是痛恨查達威。攫己子所有者。據爲彼有。用心可謂謬矣。夫人蓄此謬見。祇稍露於其夫之前。其夫用之爲妄。謂老人遺產。非小路勃特莫屬。併擬設法。以遺產歸之。夫人雖爲其

夫所斥而覬覦之心未絕。頗願小特雷在學校畢業。或能乘間奪回外祖所遺之田莊。又不願喬治與小特雷並駕齊驅。遂決意使之輟學。亦知喬治雖幼。然經幹有才。使之家居。力田於家計。未嘗無益。然恐喬治在家。或凌其弟。因從查達威之計。使之習商。復慮約翰平得經理田務。似不若喬治之可恃。用是輾轉於胸。莫能自決。繼念喬治倘家居者。將來欲逐之外。出其勢良難。不如此時使出謀職業。不獨與小特雷有利。卽就喬治而論。果能精於貿易。亦不患餬口無貲。於是決然令喬治爲拜納司店之徒。

拜納司者。兼售絲貨。資本既巨。貿易亦廣。誠有名之肆也。然使查達威薦小特雷往爲之徒。吾料夫人必不願之。查達威之所以如此者。實欲令喬治屈身貿易之中。長才短馭耳。而夫人竟爲其所蒙。彼雖欲喬治外出。固不知查達威亦願之也。越日查達威乃與拜納司主人議定。走告夫人。且張大其詞。謂拜納司

所以不取保證金者。實因彼與肆主有舊。然亦響言。彼肆有一慣例。凡且學且傭者。無需金爲保證。此例人多知之。而查達威則據爲己功。夫人不察。亦卽信之。喬治雖怒。不可遏。然無可如何。亦有諫阻夫人。勿令喬治往者。夫人則謂事已定約。不能變更。阿勃雷固愚蠢無知者。彼雖愛憐喬治。但對於茲事。則頗以爲喬治之幸。謂彼將來必能肖其肆主。年未四十。卽獲有萬鎊之金錢。讀者須知喬治實純孝性成。否則竭力與繼母相抗。母亦不能強之而行。祇因其父遺囑。令其敬從母命。彼默誌於心。無時或釋。因不忍抗耳。

喬治學徒之契約。以七年爲期。喬治入肆前一夕。面窗而立。頭暈異常。時則小特雷已睡矣。喬治默自思維。彼等偪吾太甚。誠亦思吾父尙在。必不偪我至此乎。吾不解彼等偪我習商。將來究有何佳果。言念及此。悲憤填胸。夫以無可告訴之人。處於積威之下。爲人所偪。使降心相從。置身於生平最惡之事業。雖老

成練達者亦不能忍。況童子乎？於是舉目外視，原野蕭條，景色淒清，益覺感懷。身世乃歎曰：「吾願作舟子……言至此，忽覺有人撫其肩，驚而回顧，則諾拉也。諾拉曰：『吾固知汝未睡。汝在此何爲？得毋欲覓死乎？』喬治曰：『否，然亦甚欲覓死。世界人心，吾已觀破。雖生之年，猶死之日。』諾拉怒曰：『汝誠愚妄。汝方童年，胡爲甘心向死？』喬治此時恍惚如夢，卽答非所問曰：『吾事與彼等何干？彼等何爲？』偕我。吾甚願查達威速離吾宅，能距吾千里則善矣。』諾拉曰：『我亦願如仙人化身。千萬事雖冗集，瞬息可舉。』喬治曰：『吾有生以來，未嘗與市僧爲伍。今乃偈吾爲此乎？』諾拉不答，窺其意，似亦深表同情，但無法挽救耳。

翌晨，喬治茹痛入肆，雖強自抑制，然胸臆間終不能釋然。似被人仆之於地者。喬治生平所受之激刺，茲事爲最，無怪其終身不忘。入肆後，肆主有命，凡檢點包裹，度量布疋，發送信件，接待顧客，皆喬治一人司之。且戒以招待顧客，須和

顏悅色。曲意逢迎。喬治愈覺難堪。然自朝至夕。迄無寧晷。所事之事。較他人爲夥。彼入肆時。曾携書自隨。至是始知其誤。蓋白晝旣無閒暇。而就寢之時。亦不能溫理舊業。因肆中定章寢室中。不許讀也。倘喬治非念及父訓。將潛逃矣。

閱三星期。查達威着紅色外套。白色獵靴。赴鎮之左近較獵。獵犬羣集圍場。有一狐至查達威喉犬追之。犬繞圍場而吠。得狐斷其尾。查達威歸途詣拜納司店。使童子牽馬道旁。執鞭入象貌堂堂。是日爲土曜。肆中購物者多。異常擁擠。見查達威着獵服至。皆異之。華爾速之入。查達威見喬治在側。與之握手。厥狀至謙。查達威謂華爾曰。彼在此如何。請汝善視之。華爾曰。彼甚勤。肆中諸務。今雖未能熟諳。不久當能嫺熟。吾肆所收之徒。有初來時蠢拙異常。閱歷旣多。反拙爲巧者。何況喬治勤敏若此。吾甚喜得彼爲徒。查達威曰。善甚。吾將往晤來夫人。當以水曜日來訂店徒之約。華爾曰。可。查達威謂喬治曰。屆時吾必來此。

吾甚願汝勿使汝母爲難。汝當勉從事。毋虧厥職。喬治曰：吾不樂居此也。雖店主在旁，彼亦不顧查達威強作糊塗笑而言曰：確耶！吾實不知汝意如是也。華爾亦笑曰：大凡童子無願爲肆中之徒者，渠初來不耐此勞，因爲此語久而相習，自無所苦矣。喬治自念吾意甚堅，無論歲月幾何，決不以此間爲樂。然不宣於其口，因言亦無益也。查達威旋與華爾握別，更向喬治領首而出。當此之時，喬治心中湯沃火焚，不知所可。不覺默揣曰：吾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乎？

第九章

喬治入肆後之第一星期日，喬治奉母命還家。家祇瑪麗一人。喬治獨坐無聊，旋出而閒步。見有數童迎面來，注目視之，則克烈斯暨小路勃特也。而其弟小特雷亦與之偕。喬治問其弟曰：阿母安在小特雷曰：母偕阿勃雷詣教寺。云卽返也。克烈斯問喬治曰：汝喜包裹貨物乎？言時出以嬉笑。又曰：吾聞人言汝甚

惡之然乎。否乎。喬治曰。天下職業。未有可憎如此者。克烈斯曰。吾父嘗告我。汝未入肆時。卽以入肆爲悶。不願往焉。吾頗以父言爲過。汝竟如此。耶。喬治曰。吾誠如此。然究較九幽地獄爲佳。克烈斯曰。汝乃談及地獄。耶人必死後。乃有地獄。可言汝何以尙存人世。喬治曰。吾之得生。亦非吾所料。迺者肆中顧客甚多。吾不堪其擾頭爲之暈。小特雷爲克烈斯曰。吾欲與喬治偕歸。汝亦同行乎。喬治與汝相見。動輒乖忤。不偕行。最佳。喬治謂弟曰。彼先忤我。非我忤彼也。克烈斯曰。吾何嘗忤汝。汝雖作是言。吾必至汝。肆視汝所爲。吾父告我。昨午曾往汝處。謂汝漸知禮貌。人無禮貌。何能經商。汝當知之。喬治聞言。紅漲於面。知查達威在家。談及己之職業。必難以諷嘲。乃謂克烈斯曰。將來汝之職業。必較我爲佳。克烈斯以輕藐之態笑而言曰。吾將來位置或優於汝。汝當知特雷美林家之主人決不降身習雜貨商也。喬治曰。彼肆誠可憎惡。不能一朝居然與其冒。

天下之不韙。攫人之產而爲彼家之主。無寧與此可憎之肆訂二十年契約而爲之徒。克烈斯置之弗答。惟以口噓氣作聲。忽有人自後握其手曰。克烈斯。汝自教寺返。乃逗留於此乎。噓氣作聲。何爲者。克烈斯回首視之。迭阿那也。克烈斯曰。吾不知姨母在吾之後。汝驟握吾手。吾幾爲汝所驚。迭阿那曰。汝速還家。勿多言。言已。卽前進。窪克透夫隨之行。雖見喬治。不與爲禮。直趨而過。查達威夫人亦携瑪德從其後。諸人皆黑衣。戴白色綢帽。且不簪花。蓋爲來伊爾持服也。夫人旣見喬治。卽緩步而前。似欲與之語。而惟恐爲人所聞者。低語曰。吾親愛之喬治。汝近日佳否。汝體較高矣。何面無血色。乃爾。喬治曰。吾倘再居彼肆。憔悴或甚於今。茲夫人又曰。喬治。汝因習商之故。鬱鬱於心乎。言次頻頻回顧。似懼其妹及其子女竊聽者。實則旁無他人。惟瑪德耳。喬治心有所屬。以激烈之態答曰。吾之鬱鬱安能免耶。是時喬治心中以爲世界之人除夫人外。幾無

可告語。乃復言曰。姨母若輩。令我入肆。果與我相宜乎。夫人喃喃曰。吾亦言。茲事與汝不宜。嘗謂迭阿那曰。吾不解。吾姊令喬治習商。究係何意。喬治曰。此非吾母之意。乃查達威之意也。吾母雖欲吾習商。然非堅執。而查達威則持之甚堅。言時似忘與之語者。卽查達威之妻。旣而曰。姨母。汝知吾心頗願……夫人問曰。汝所願者。惟何。喬治曰。吾願死耳。夫人曰。汝毋妄言。我聞在昔……言至此。頓止。卽離喬治。徐行。仍握瑪德之手。喬治甚異之。自念姨母何不與吾罄言。乃舉目四矚。蓋查達威至矣。查達威行甚速。携一童子向特雷宅而去。

喬治乃偕其弟向歸途而行。途中喬治問弟曰。汝知阿母與查達威之交涉。若何定議乎。小特雷曰。彼條件甚苛。幾逼人至死。不留一綫生機。阿母謂彼勒索之款數。且倍於本金。吾家萬不能支。田間收穫無多。旣欲贍家。恐難償債。吾聞母言。至爲憤憤。甚願吾兄弟兩人及早成立。將債務清償。出此陷阱。吾頗以年

幼爲恨。不似汝。已及弱冠之年。喬治曰。其如查達威。逼吾習商。不使吾力田。何小特雷曰。汝之抑鬱。吾悉知之。吾甚願汝歸來。天下無不變之事。阿父在時。若何情形。今諾拉與阿母。凡所施爲。恆不揣情度理。吾亦無暇與辯。又曰。近來查達威之行爲。愈覺卑鄙。汝知之乎。喬治曰。彼之所爲。固甚卑鄙。小特雷曰。前日吾家屠一豕。查達威適至。謂約翰平得曰。此豕之肉。良佳。吾不知來伊爾。以何術飼之。吾欲乞一排骨。但於來伊爾夫人未免稍有損失。言畢。卽於最美之排骨中。擇取其一。使携來之童立送其家。汝試思之。彼之可鄙。可恨。爲何如者。喬治曰。查達威平日。旣貪且鄙。實不足爲奇。阿母當使人追肉返也。小特雷曰。果追肉返者。彼不怒耶。果怒將益不利於吾家。喬治曰。何以忽然屠豕。小特雷曰。此約翰平得之意。事前未告阿母。母曾怒斥約翰平得。謂復敢爾。爾者必斥之去。吾不知約翰平得何竟膽大。乃爾嗟乎。家無主人。以臨其上。若輩遂專擅如

此可悲也。

喬治偕弟抵家未久。而其母亦返。喬治謂母曰。習商非兒所願。兒之性質。亦與彼不宜。夫人冷然答曰。人於不樂爲之事。須忍耐。勿灰心。果熟練者。無不相宜之理。喬治聞之。知母意不能挽回。亦卽不語。是夕仍返肆。翌日午後。忽有一婦人來肆中。詢問喬治安在。肆中人指示之。婦乃趨喬治前。時喬治方運一箱。箱巨。力不能勝。則竭力拽之。使起。喬治之後。有寫字檯。則肆主華爾所坐處。婦趨喬治前。謂曰。汝何忙耶。喬治舉首視之。則諾拉也。諾拉目視其所拽之箱。問曰。此中何物。何紛亂若此。恐汝對於此等事。尙未熟練。喬治曰。彼等強吾爲此。恐終無熟練之日。吾之抑鬱。匪言可罄。吾亦無從語汝。吾甚願侍父於地下耳。諾拉曰。汝毋妄言。喬治曰。吾言非妄。茲事實非吾願。置吾於此。實查達威一人之主張。此汝所知也。徹查達威之言。吾母未必卽蒙此念。倘吾父尙在。有人以此

計畫獻於其前。吾父必力斥其非。吾言及此。吾欲哭矣。人心之險。若此。倘吾父在地下。聞之不知。若何悲感。吾父遺囑。曾載明。令我務農。此汝所知者。諾拉曰。汝在此爲徒。當訂契約。汝曾表示反對之意否。喬治曰。未也。吾因吾父遺言。令我恪遵。母命。吾曷敢忘。故暫留於此。竭吾之力。盡吾之職。但彼等迫我到此田地。誠屬無情。然使吾致此者。查達威耳。假使……諾拉曰。汝何吞吐其辭。喬治曰。吾無時不盤旋胸臆。自念居此乎。抑他去乎。此事能阻我將來一生之幸福。此汝所知者。吾固當遵父遺言。惟母命是聽。然使吾父尙在。見吾今日之狀。必憐惜萬分。挈吾而出。吾用是踟躕莫決。是否留此。或卽去而之他。諾拉曰。汝慎勿萌妄念。喬治曰。吾萌此念。亦不得已耳。汝幸勿告吾母也。吾此時必居此間。竭吾之力。一俟期滿。便當遠遊印度。或至他處謀生。諾拉無言可答。自念不若與之握別。以免撩彼之悲。乃與之握別而去。

十一月某夕。陰雨連綿。街道泥濘。深可沒脛。居民皆圍爐而坐。翌日爲喬治與拜納司店訂約之期。天氣朦朧。慘澹無光。拜納司門首立一少年。慧眼褐髮。貌文雅。體疲弱。與經商之人絕不類。蓋卽喬治也。再閱一句鐘。其約卽定。如絲染墨。不可改矣。喬治默立沈思。骨肉親朋均不足恃。世界之人。命途之舛。當無過於我者。時則鐘聲蕩漾。從層密空氣中。度越而來。蓋已十一句半鐘。訂約之時屆矣。喬治念及查達威偈彼入肆態度嚴峻。令人切齒。今旣無可挽回。不如及早簽約。此時頗望查達威速至。因立門首引目遙矚。正盼望間。忽聞肆中呼已卽返身入。蓋肆中人呼彼整理織帶之機也。喬治人雖靈敏。對於此事。則蠢拙異常。蓋心亂如麻。手亦隨之而鈍。適有一婦外出。喬治從其後探首門外。注視良久。時已十一句四十五分鐘矣。而查達威尙未至。喬治頗以爲疑。自念或吾之泰運將至。學徒之事。竟中變乎。俄見市街轉角極遠處。有人跨馬而來。馬行

絕。速。泥。潭。四。濺。卽。查。達。威。也。查。達。威。至。肆。門。下。騎。以。轡。授。圉。人。牽。馬。道。旁。喬。治。見。查。達。威。至。希。望。之。心。頓。絕。復。入。肆。整。理。織。帶。之。機。

查。達。威。步。入。肆。中。客。室。遣。僕。告。華。爾。適。華。爾。與。客。談。查。達。威。卽。遣。人。招。喬。治。喬。治。乃。登。樓。見。查。達。威。著。短。靴。傍。爐。而。坐。以。手。烘。火。查。達。威。見。有。人。入。室。方。欲。起。立。爲。禮。繼。見。入。者。爲。喬。治。乃。復。坐。而。弗。起。謂。喬。治。曰。汝。起。居。若。何。喬。治。趨。至。爐。前。更。見。案。頭。有。羊。皮。紙。一。捲。筆。墨。皆。備。知。此。紙。必。爲。訂。約。之。用。查。達。威。指。紙。言。曰。契。約。已。繕。乎。喬。治。曰。寧。願。汝。偈。吾。作。礦。工。不。願。業。此。查。達。威。曰。汝。言。何。解。言。次。見。喬。治。巾。上。沾。有。棉。絲。乃。以。手。指。之。喬。治。卽。拈。棉。絲。置。入。爐。中。曰。此。爲。吾。職。業。之。符。號。言。時。聲。極。痛。查。達。威。似。不。之。覺。者。但。大。笑。不。已。笑。未。畢。而。華。爾。至。矣。查。達。威。卽。脫。帽。爲。禮。更。以。帽。與。馬。鞭。同。置。紙。捲。之。旁。趨。與。華。爾。握。手。曰。吾。來。遲。矣。吾。本。擬。早。至。瀕。行。時。煤。礦。經。理。適。有。要。事。來。談。故。遲。遲。至。此。華。爾。速。之。坐。曰。

爲時尙未晏也。於是二人同坐案旁。喬治立其側。二人談數分鐘。華爾目注羊皮紙。查達威問曰。此卽契約耶。華爾曰。然。查達威曰。昨夕吾晤來夫人。夫人云。倘需彼簽名。請汝擇定時間。彼卽來此。華爾曰。不需彼也。吾亦不收。喬治爲徒言時。聲音頗朗。查達威駭然目視華爾。曰。汝不收。彼爲徒耶。華爾執契約於手。曰。契約已繕。浪費筆墨。殊爲可惜。但毀約出於吾意。亦無妨也。查達威見華爾食言。詰之曰。汝以彼不宜居此耶。吾甚不了然。華爾曰。非不宜也。查達威回顧喬治。獐惡之狀。令人恐怖。枯瘠之唇。顫動不已。華爾微笑。喬治如墜雲霧。不知所爲。查達威大聲謂華爾曰。豈彼有過被汝察出乎。華爾曰。未也。斯時喬治驚異之色。查達威失望之容。均難逃華爾之目。華爾不覺付之一笑。旋謂查達威曰。汝毋責彼。彼自入肆以來。頗能盡職。此吾所知者。查達威曰。然則汝何故拒彼不收。爲徒言次。音吐和緩。狀似哀懇。蓋查達威以爲華爾戲已也。故不